



春秋左氏傳

再刻

十五十六

三十一

服部文庫
117
205
8



117
205
8



春秋左傳卷十五 襄公盡十五年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吳子在柤晉以

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相楚地偏陽姁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相會而滅之故曰遂公至自會 無傳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荀箴不書不親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先至於師 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莒國

左傳卷十五 邾皮而曾句賣

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戊鄭虎牢侯各受

至自伐鄭傳無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

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

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

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

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相經書春書始行晉荀

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

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

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

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

焉見門闕縣門發邾人紇挾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

在門內者也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邾邑

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挾舉縣門出在內

也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

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父登

之及堞而絕之偏陽人懸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

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

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偏陽荀偃

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請班師也班還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

杙出於其間出偃句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為亂命女既勤君而

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而

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余羸

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

親受矢石躬在矢石甲午滅之月八書曰遂滅偏陽

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

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

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

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

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之樂名荀罃辭辭讓荀偃

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

三傳

卷一

三

三

三

三

可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

非常卒見之入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

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

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間疾也以偏陽子

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偏陽妘姓也使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

注秦父非

選偏陽宋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師歸孟

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秦

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母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罃伐秦

報其侵也九侵在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

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

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

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

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孫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曰兆如

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

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

丘蒯孫林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

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其義未聞

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其義未聞

也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

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莒人間

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事諸侯伐鄭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宜宿

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巳酉師于牛首鄭初子

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師也黜

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于駟抑尉止曰爾車非

禮也言女車猶遂弗使獻不使獻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

封疆而侵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

作亂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攝君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

西宮之朝宮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

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孫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

微而出子西公孫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

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

門者置守門屯羣司具衆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

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

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

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

職佈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

順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

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

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

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

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

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

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

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

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陽陵鄭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

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營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

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巳亥與楚師夾

潁而軍潁水出城陽于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戰矣言有成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退也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以退宵涉潁與

楚人盟夜渡畏欒黶欲伐鄭師伐涉荀營不可曰

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

而還致怨為後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

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如還也丁未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楚人亦還鄭服也王

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王右伯輿右助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殺史狡以說焉

是

說王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

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輿之大夫

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

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左

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

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胤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

旄者言得重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盟不以犬雞

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胤而與之盟邪底至也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篳

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

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

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代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傳無鄭公孫舍之帥師侵

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傳無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晉遂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傳無

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

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

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

易故乃盟諸偃闕偃闕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

東南諷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

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

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

之民辟倍征欲驅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

故盡屬季氏孟氏使牛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

分其乘之人以三叔孫氏使盡為臣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念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鄭

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幾近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

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固與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

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字

之吏侵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

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

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四月諸侯伐鄭已

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

所以序萬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

舊許許之舊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

鄭新邑

左傳卷十五

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瑱北行而西為右

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西濟于濟

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

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

無貳乎數伐鄭皆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軍

而蕪積年穀毋壅利專山川毋保姦藏罪毋留慝去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或聞茲命

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

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心鄭禋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

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妣姓薛任姓實十三國

明神殛之殛誅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

國家踣斃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秦右大夫詹

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

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復

皆復來故日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

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

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

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成

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諸侯之師觀兵

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

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告十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

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四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

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

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

以師懼師觸師觸懼觸觸皆樂師名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

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搏磬搏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

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

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

樂旨此作樂只據注為是美也

便蕃毛詩作平
平蕃詩作便
並字辨
通都箋
於此為
切便蕃
蓋辨治
為之屏
蔽也

左傳卷十五

祿攸同也依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

便蕃然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

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

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公規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於盟

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

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

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代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

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

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郚郚莒邑夏晉侯使士

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各冬楚

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左傳卷十五 十三

入鄆乘勝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

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

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凡諸侯之喪異

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

廟始封君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

姬臨於周廟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

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冬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

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

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與亦不敢妾婦之子

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

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

周大夫結成也為十年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

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

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鄆鄆小國也任城

充父縣有鄆亭

傳例曰書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

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

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

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二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

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夏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力各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凡書

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用大師焉曰滅敵

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荀營

士魴卒晉侯蒐于絲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

象使士勾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

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勾佐之自今將讓故

謂爾時之舉不以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

已賢事見九年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

不聽更命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位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新軍新

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

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

也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一

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

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言不讓也世

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

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

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加陵也君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

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爭自謂之昏德

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楚子疾告大夫曰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

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鄆鄆在成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寔

寔之事寔厚也寔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

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

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

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

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

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伏覆也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也詩曰不弔

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

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

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

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上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

謂巡守而歲習其祥五年五卜皆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不能脩德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謂良霄使睦而疾

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使歸而廢

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怨其君以疾其大

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

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

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

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二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巳未衛侯出奔齊諸

之策書孫寤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

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各從告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

楚故也謀為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以奉使
不欲廢
長皆故
大夫亦
通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以

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亦名

其通楚使也亦設朝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曰來姜戎氏昔秦人

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瓜州地在今燉煌

乃祖吾離被苦益蓋苦之別名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也蒙冒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與女剖分而

食之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

漏洩則職女之由也職主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且

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

上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謂我諸戎是

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胄後也時是翦棄翦削也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

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貳不內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

與鄭盟而舍戍焉在信於是乎有殺之師在信

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

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倚其足也與晉陪之

也陪僵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自役與我諸戎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相繼于時言給首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

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

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

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

曹閭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微也宣子辭焉

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

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也吳子諸樊

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來將立季札諸

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

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

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

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

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

人先濟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子曰與入而不固取

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從

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

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

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惡偃

歸稟之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

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

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

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

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

為中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

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

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

奔秦樂厲汰後，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

伐秦不書，情也。臨事情慢，不脩也。仲向之會，亦如

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情。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

子齊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厲汰虐已

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厲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

子乎？武子，欒書，厲之父也。召公，爽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

南。欒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

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

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

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也。不釋皮冠而與之

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言，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

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以參，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

曹樂。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

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刺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

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戚也而入

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

覆將若之何伯玉遽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

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可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

作欲速出竟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

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

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鄆鄆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

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

阿澤齊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初尹

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

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駒而

還輶車軌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

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

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

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

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

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

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

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

各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

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也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

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

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

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

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

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

復也以邾糧歸言其食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

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

獲已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乃

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衛

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

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為二十六年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

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懿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

無帥故舍之表上魚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

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

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

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陸德明
去之祀
誤

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賞，謂過則匡之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

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

察其政，補其愆過也。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音

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也。誨，其君

傳言，士，甲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諍，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諍。商

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

注行人一作行令據疏為是

於路求歌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

獻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適人徇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

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秋，楚子

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

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微，吳人自皁

舟之隘要而擊之，皁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

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曰：昔伯舅太

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

東海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王室之不壞繫伯舅

是賴繫發聲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

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

言王室不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

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伐之未可

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

就撫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

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

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

借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郢楚徒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將死

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

書各天子無外所命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

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

城成鄆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

無丁巳丁巳七月一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四同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十一年豹之

盟毫之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

不敢聞傳言獻子友于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

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楚公子午為令尹代

公子罷戎為右尹薦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公

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屈到屈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屈蕩為連尹

養由基為宮殿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

官人官入國之急也能官入則民無覲心無覲心以求幸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

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王及公侯

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

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于里曰坻其外曰侯

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鄭尉氏司

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

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

與師後師慧樂師也後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

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逸之賢而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子罕以司鄭

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一說之字句非

易如字為是

私小其相曰朝也相師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

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經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

過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

成郭郭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使告于晉晉

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

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鄭公孫夏如

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

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也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左傳卷十五

春秋左傳卷十六 襄公盡二十二年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戊寅

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

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

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

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

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秋齊侯

左傳 卷十六 一邱皮而曾句賣

伐我北鄙圍郕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羊舌肸

為傅肸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祁奚

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間

官韓襄無虞丘書為乘馬御鄭代程改服脩官烝于

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

甯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警守而下會于

濕梁順河東行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

宜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

討之悼公卒不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

會故平公終其事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不

類齊有二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於是叔孫

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許男請遷于

晉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

其師討許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

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

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械林庚

寅伐許次于函氏械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樂廩帥師伐

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

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

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

圍成邾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徵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徵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海陘魯隘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

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

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

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

若之憂而無所止居

左傳

卷六

三

鴻鴈之卒章

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

啓啓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

宣子曰勾在此敢使魯無鳩

乎鳩集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弁縣東南有桃虛九

月大雩

無傳書過

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

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司徒印陳

大夫甲宋不設備

衛孫蒯田于曹隧

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

飲馬于

重丘

曹邑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

詢罵曰親

逐而君爾父為厲

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

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孫蒯不書非卿曹人

愬于晉

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前年

圍郟辟孟孺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

防臧紇

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防地也魯師畏

齊不敢至防

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

齊師送之而復

鄆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

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

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死堅稽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

我挾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

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宋華閱卒

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

後向戌邑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

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宋公聞之

為去聲
短策謀
短淺也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

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瘞狗入於華臣氏國人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宋皇國父為

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

從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

居邑中黑色而子罕聞之親執扑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

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

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謳者乃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傳善子罕分謗齊晏桓子卒晏嬰也晏嬰麤縗斬緝之

也縗在曾前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

履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

非喪服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

正文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

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十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

禮當與許男同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别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

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前年衛秋齊侯伐我

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

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

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雙玉曰鼓而

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

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會臣彪將率諸侯以

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會臣猶未臣其官臣偃實先

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

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淠梁之言同伐齊淠梁在魯六年盟曰

齊侯禦諸平陰平陰城在濟北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

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

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左傳卷之六

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旆侯也疏建旌旗以為陳

也示眾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

驅與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

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帥曠告晉侯曰鳥鳥

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晉大夫

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

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

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殿此衛所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

殿師故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以爲辱恨二子故塞其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脰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

矢中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如日乃弛

弓而自後縛之反縛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

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

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已卯荀偃士句以

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

樂厲死其子盈佐下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

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

中殺犬示孟莊子斬其楡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楡木名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

焚申池之竹木大夫晉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

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

中以枚數闔枚馬櫪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

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

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

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

子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

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

謂已未嘗統師自出

大夫圖之其若之

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

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

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

亦無辱子庚師師治兵於汾

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

於是子

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

子張公孫黑肱

子孔子展子西

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二子子子展子西

完守入保

完城郭內保守子

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魚陵魚齒山也

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

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樊陽城阜縣東入汴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

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

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

在樊陽密縣東北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

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

信再宿也

涉於魚齒之下

魚齒山之下有澗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

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

歌者吹律以詠入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歲在豕韋

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不時謂觸歲凡

叔向曰在

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以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濼水。取邾田以濼水為界也。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陸縣入泗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

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晉士匄師

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

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

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

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

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

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濼水歸之于

我。邾田在濼水北今更以濼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大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

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鞶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師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

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痺疽生瘍

左傳卷十七

於頭瘴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

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

母鄭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宣子盟而撫

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樂懷子曰其為

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樂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

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宣子出曰

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

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樂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

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

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

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嗟豈唯敝邑賦六

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

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

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

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

作彝器

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

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

以勝大國為幸。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

亡之道也

為城，西郭。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

其姪，鬻聲，姬生光，以為大子

兄子，曰姪，顏，鬻，皆二

聲皆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

諸子，諸妾，姓子，子皆宋女。仲子

生牙，屬諸戎子

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聞諸侯難，事難，光

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列諸侯之會。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

謂光已有尊諸侯之尊。

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

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

廢而徙之東鄙。

使高厚、傅牙以

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

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無黜刑之刑。

雖有刑，不在朝市

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

夏五月壬

辰晦，齊靈公卒

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

莊公即位，大子執

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

叛

光謂衛，敬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

還禮也

禮之常，必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

於此年四月。

鄭公孫蠆

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驕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澤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

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

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

齊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

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

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

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上子孔子良父

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

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

助其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及難子革子良

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舟鄭人使子展當國子

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

弗克風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

號之乃下

齊侯語

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聞師將傳

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絕納師

因其會食二醢

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

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

齊及晉

平盟于大隧

大隧地關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齊晉平魯懼齊

故為柯會以自固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四章曰控干大邦誰

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

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叔向度齊未肯

以盟服故許救魯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

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

石惡之子

孔成子曰

是謂履其本

履猶本也

必不有其宗

為

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

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莊公

蔡公子履出奔

楚

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稱弟明無罪也

叔老如齊冬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季孫宿如宋

傳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之盟故也

昔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夏盟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與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能報也

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楚蔡人殺之公子

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

子黃之偏

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同欲之晉

楚人以為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

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

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

踐土盟在僖十八年

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宣十七年文侯卒

楚人使蔡無常微發無常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

不與民同欲也

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

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

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

天也

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

今始復通故曰初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段共公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

定傳

卷一

爾室家樂爾妻怒言一國好
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維其時矣喻聘宋得

其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八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

疾召悼子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

在諸侯之策曰係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掩惡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

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

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

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

外之夏公至自晉無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

取奔亡稱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冬十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無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

之師漸邾庶其邾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計二公年不得有未嫁皆有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

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謂

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

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衣

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

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

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釋茲在茲

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名言茲在茲名此專言

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惟帝念功此專亦皆

當令可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帝

念功則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功成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

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為大

夫慶佐崔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

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

之勢終有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

於申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

強臣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

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繭絲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

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

子南公子追舒也為樂栢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二十二年殺追舒傳樂栢子卒樂祁與

栢子樂厲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十四年樂厲驅

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栢子卒樂祁與

其老州賓通樂祁栢子妻范宣子女盈幾亡室矣

言亂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以范氏為死栢主而專政矣栢主曰吾父逐鞅

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怒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

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證其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

懷子為下卿下軍宣子使城蕃而逐逐之蕃晉邑在死易

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

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羊

向策舌虎叔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

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叔向曰與其死亡

若何言雖囚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

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

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

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

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赦吾

子吾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

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奔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夫子覺者也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奔其

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書曰聖有蕃勳明徵

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

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

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鮮過有蕃勳也惠伊

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

年收悔而復之而無恨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

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弟罪

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其載

入見

郊字句
言有郊
忌之行

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朝不告謝之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叔向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言非常之地多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

敝族也故衰壞也龍國多大寵六卿不仁人間之

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

周周西部掠之劫掠辭於行人王行人曰天子陪臣

盈諸侯之臣稱於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

天子曰陪臣

所命故曰守

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昔陪臣書能輸力於

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厲不能保任

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謂天若弃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

歸死於尉氏尉氏討之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

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

效尤掠之是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

轅轅侯送迎賓客之官也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冬曹武公來朝始見

也即位三年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齊始來見公

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

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傳知

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

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

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

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

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

左傳

卷之六

二十

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

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此於雞鬪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

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

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其可以與

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

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言嘗射得之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夏四月秋

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

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

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

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

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我將飲酒而已

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

穆叔能用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

僑對少正鄭卿官也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

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執事

謙不敢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朝

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

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

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

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

楚知司可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年謂我敝邑邇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

差池不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饗土地重之以宗

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遂帥羣臣隨于執

事以會歲終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

石孟湟梁之明年湟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

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與執燔

焉助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

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

也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大國若安定之其

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若不恤其患而以

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

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

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

欒氏欒氏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

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

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

足以共祀以羊豕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

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

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

也錮盈猶在齊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

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

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

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

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

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凶竟轅車裂以徇子南

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

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

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

報敢遂縊而死傳譏康主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遠子馮為

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本也有寵於

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

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

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

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

叔夫子所謂生已死復生死而肉骨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

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不然請止想辭八

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

公孫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

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

四日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被取第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

罪而良

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

所以抑強扶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

弱臨時之宜

春秋左傳卷十六

